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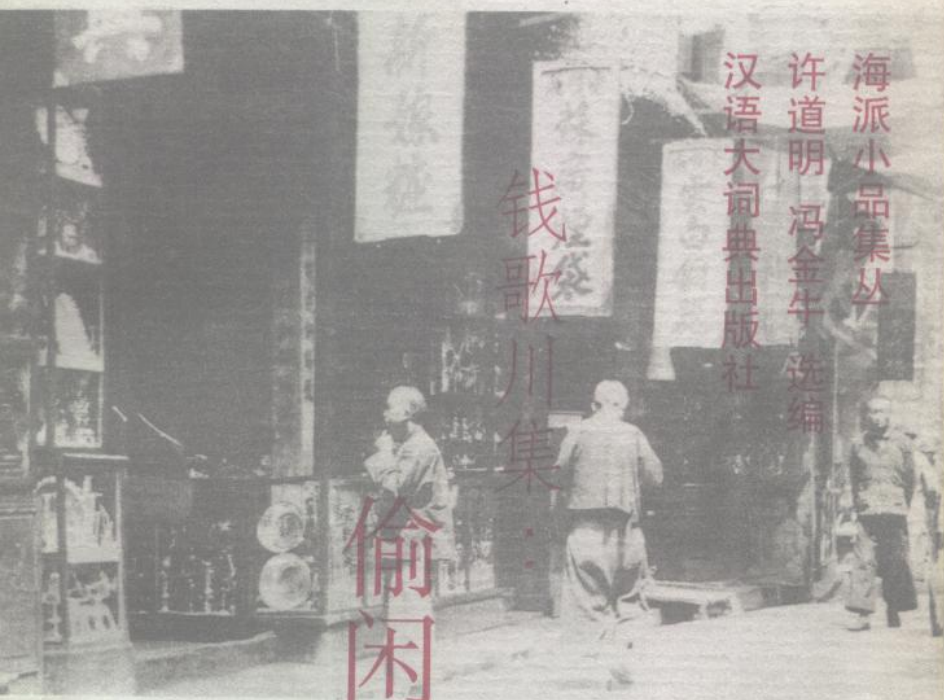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钱歌川集：

偷闲絮语



钱歌川集：
偷闲絮语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钱歌川集：偷闲絮语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3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ISBN-7-5432-0146-1/I·17

定价：6.5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持，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牟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慕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赶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味橄”这个名字大概已被人淡忘了,它是文学翻译家、文学评论家钱歌川自三十年代起用来抒写散文小品的笔名。钱歌川(1903—),湖南湘潭人。早年负笈东瀛,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出身。1926年回国后在湖南任中学教员,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进上海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曾任《新中华》杂志主编。抗战前去英国伦敦大学研习英国语言文学,至1939年返国。1948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后新加坡而美国,教学与学术,耗费着

他的数十年的时光。钱歌川的散文小品，多为偷闲之作，却给人们拉开了一片颇可流连的景观。学识、聪颖和勤勉，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小品名家之列。《北平夜话》（中华书局，1935年）是他的处女作。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建国之前，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还有《詹詹集》（1935年）、《流外集》（1936年）、《偷闲絮语》（1943年）、《巴山随笔》（1944年）和《游丝集》（1948年）等。

没有记错的话，是1926年，胡梦华根据英文 familiar essay 提出“絮语散文”的概念。他说：“看了这‘絮语’二字，就不难想象而知了。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它乃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地说着。”他又说：“至于它的内容不限于个人经历、情感、家常掌故、社会琐事，然而这种经历、情感、掌故、琐事确是它最得意的题材。国家政闻，社会舆论不大说的，有时也许论得着，但不是严词正意有头有绪的记出来，只是散漫地零碎地写着。”——我们甘冒文抄公之嫌，原因在胡梦华关于“絮语散文”云云，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考究钱歌川小品足够准确的角度。从驼铃声响缭绕的旧都到霓虹闪烁的洋场，从海岛风韵到巴山夜雨，进而从神秘而芬芳的东方到摩登而浪漫的西方，钱歌川围绕着文明与愚昧这个总主题作成了他富赡而迷人的自由联想，他不诉诸争论，而是与想象中的读者进行着对话。对于他来说，他集中关心的是将自己的个性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钱歌川的小品多数是随手拈来，信笔写去，仿佛是漫不经心的，可是其中总有他的神情浮动。或恬淡或伤感，或清逸或慨然，散发着某种可称之

为“优雅的自我主义”的气息。由于他调适了主题的严肃性和题材处理方式的随意性，使他所写的小品大都仿佛在那里对着我们拈花微笑，或者竟直像是我们经验过的茶余酒后的闲谈。

作者显然是故意打算让读者参与共同的阐释活动，因此故意采取轻描淡写和闪烁其词的方法。当然有时他也率直得可以。不要太过严肃，不要流于乏味，恐怕是他最好警惕的了。《闲中滋味》写北平的风景，《吃过了吗》写北平的小吃，《爱的教育》写北平的恋爱，《春风青冢》写北平的哀话，钱歌川的这些早期作品有寓意与趣味相错综的格调。《也是人生》之类练达得紧，但笔端常显幽默。请听，“人生在世果为何？还不是有时骂骂人家，有时给人家骂骂。”这里作者的感慨和沉重，被轻松地说着，显示了他所拥有的人生智慧。

钱歌川是学者，他的小品亚赛知识的百宝箱，但他不像梁遇春那般一派“流浪汉”的胡闹，也不像钱傅书那般的炫学矜才。他追求的是自然，自然，再自然。他虽没有梁遇春的活跃和钱傅书的渊博，然而，他的本色使人们感动，使人们承接着他那独到的亲切。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名为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4年10月

目 次

闲中滋味	1
吃过了吗	8
爱的教育	12
春风青冢	18
谈天	25
说穷	28
吸烟闲话	32
也是人生	38
两性大学	43
女权论者	49
逐猫记	55
年龄的消长	60
洋人崇拜	65
冬天的情调	71
卖文生活	76
女人的时代	82
两种不同的办法	86
失眠枕上	90
所谓我的故乡	95
我做导师	101

写信的艺术·····	105
谈道歉·····	109
用钱的快乐·····	114
床头夜读·····	118
误解·····	121
秘密·····	123
春画考·····	126
巴山夜雨·····	131
三不喜·····	138
天窗·····	143
完美的丈夫·····	147
女士乎先生乎·····	150
文人的词藻·····	154
作揖与握手·····	160
我没有什么怪癖·····	165
台湾的吃·····	170

闲中滋味

无论一个什么城市，莫不有它一种适宜的特色，有的适宜于营商，有的适宜于做官，有的适宜于住家。譬如上海这个地方，四通八达，交通方便，有钱的人都来此作寓公，内地货物都以此为聚处，所以万商云集，营业最宜。再如南京，自国都奠定以后，人口骤增，一切供不应求，生活随之提高了不少，而在那骤增的人口中，大都是现任官员和后补官员。在这样一个米珠薪桂，大不易居的都会，进城出城都得受一番检查，不是做了官或寻官做的人，谁要到那里去讨麻烦呢？不过只要你一朝荣达，就一切好办，城门口当然是逢官免查，就是戏院子和游戏场，对官员和军人，都特别优待，平民一定要严厉禁赌，官家似乎可随意玩牌，诸如此类，都能与官方便，所以这是一个适宜于做官的地方。北平原也是这样一个官员的产地，自从国都南迁以后，就一落千丈，人口稀了下来，生活程度也随之更低了。现在却赢得成为一个住家的绝好的地方。真正适于住家的城市，至少要有下列三种

要素才行。一要生活便宜，二要交通方便，三要有充分可供我们游玩的地方。北平十几块钱一月可以租一个四合院，一两块钱可以招待朋友吃饭，有得一毛钱坐洋车，可以从城东拉到城西，天气冷了，买一件普通的羊皮统子也只要得十几块钱。衣食住行样样都贱，生活不能不算便宜了。市内除人力车外，又有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田郊则有公共汽车，乘火车到海港的天津只消得一两个钟头，联运车直达上海两天也就够了，交通不为不便。不过这以上二者并不能算是北平特有的现象，论交通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论生活内地也差不多。只是在这种生活便宜，交通便利的地方，而要同时有那末多的名园胜地，可以供人留连游览，那可就难得了。住在北平的人最享福的，就是有的是地方可逛。这是住在上海一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上海只有两三个小小的公园，内面除了几棵小树和一些花草而外，并没有什么看的，然而一到了春秋佳日或三伏炎天，每天到那里去的常有三万人之多。如果是在北平，像虹口公园一样的草坪，也许压根儿就没有人去。那儿有的是令人留连忘返的胜境：爱热闹一点的人可以游中山公园，夏日在古柏下品茗，冬间往小池上溜冰，都是别饶风趣的。爱清静一点的人，可以游天坛、太庙，那儿古柏成林，游人罕至，尤其是太庙，院内的古柏，高皆百尺，大的可供三人合抱，林中栖有一种候鸟，名叫灰鹤（即鸛），立住时形似斑鸠，飞起来就是一个有色的小鹤，羽毛是灰色的，头是红的，蹁跹舞影，煞是好看。春间结伴而来，入秋则不知去向，几百年来都是这样。游人来到这样的地方，便不免要发生一种遐想，而感到天地悠悠，人生如寄。因为这儿虽在日中也静得像太古一样，殿内交椅上坐的都是牌位，殿外的环境也只是令人想起“古树寒林乱鸟还”的诗句而已。

颐和园是北平一个规模最伟大，点缀最完美的名胜，园中有山有水，湖中有长桥卧波，孤岛危立，山上有铜亭佛阁，乱石穿云；凭栏眺望，湖光山色，全在眼底，所以有块地方名字叫作画中游，游人到此，便有一幅天然图画，自然呈现到眼中来。湖边有长廊，有小亭，有树木，有石桥，无处不可以徜徉。当夏日莲花开放，泛舟湖中，尤使人忘去人生的苦劳，而以为身在仙乡(Lotus land)了。

爱游山的，近有景山，山上有五个亭子，登最高亭一望，一片金黄，故宫全景，了然在目。山的东麓为明思宗殉国处。真是人不如物，鼎革且再，至今那株古槐，还依旧健在，游人来到这里，怎样能不发生一种怀古之情呢！景山又称煤山，据说是从前皇帝为着储蓄煤炭，堆积而成的山。这小山中间到底是土是煤，现在可没有研究的必要。也顶好不去研究它。如果你根据好事者在万春亭畔发掘的结果，而断定只是从前开通紫禁城外护城河时之积土所成，那末你对煤山一个名称，又将如何解释呢？北平郊外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山，就是西山，西山上面的名胜，即所谓八大处，实则除了八个破庙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倒是那末列入八大处中的双清别墅，却还幽雅可喜，这是熊希龄的私人院子，现公开地供人游览，内有两个泉水，清澈无尘，岩下池中养满了金鱼，稍远看去就像水上桃花片片，走近来又仿佛自己都成了庄子一般的哲人了。

在西山附近有个著名的庙子，叫作碧云寺。原来是元朝耶律楚材之裔阿利吉舍宅所建。明正德时太监于经加以开拓。天启朝魏忠贤重修，而有今日之规模。殿后的金刚宝座的石塔，顶有七塔，凡十三级。建筑雕刻，十分华丽。庙内有古柏一株，干若虬龙，我去游的时候，觉得很苍古可爱，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成中看见了，说这就是徐悲鸿画的那棵

树，曾拿到巴黎售到一万多法郎的善价。我虽没有看见那张画，然看到了这给艺术家以灵感的作品的实体，也就觉得有了眼福似的很愉快了。

爱好字画、古籍和骨董的人，北平是不可不去的，因为那里可以扩大他的眼界，上至周、秦，广及欧、美。三殿及故宫中的各种古董宝物已经美不胜收。历代名家的书画真迹，更是琳琅满壁，北平图书馆中那些千年以来的各种版本的古籍，使那些好买旧书的人，真是要为之垂涎三丈。在这些高楼大殿之中，我们也可以和游山玩水的时候一样，消磨许多闲岁月。忙里偷闲的滋味虽好，但是人人可以领略，惟有在长闲中要去尝到闲的滋味，可就难了。如果没有变化多端的特殊的环境，或中外古今的瑰奇的宝物来作调剂，斗室枯坐，一定会使你闷的慌，闲的要死。有了游览不尽的花园胜境，百读不厌的名画古董，才需要充分的时间去游览。愈游得久，愈看得多，愈能发见其中之美。这种婆婆出来的美，决不是忙里偷闲的人所能领会得到的。真正的闲中滋味，就只能在这些亲炙的古物之内，山水之间，才可以得到。北平的人就是最能享受这种滋味的。外来的人就是勾留两三个月，也只可以把北平的外表看个大概。住在那里的人，每当花晨月夕，或是秋高气爽的日里，随时都能出去逛。城内有中山公园，有三海，有故宫，有三殿。近郊有颐和园，有西山，稍远有北戴河，有汤山，再远就可以出居庸关，登八达岭到塞外去。这儿虽说是塞外，由北平去时实在再方便没有了，由西直门车站搭火车去，一个多钟头就达到了。

在北平这许多名胜之中，我觉得北海最好。我初到北平的时候，洋车夫拉着我从团城边的桥上走过，我遥望北海中青松白塔，便使我发生一种爱慕之情，后来进去游览，更觉得这地方的可爱，它没有中山公园那么热闹，又没有颐和园